

棒 棒 茶

张韵秋

临涣的茶到底与淮北平原的人一样，粗犷、接地气，名字也硬气：棒棒茶。棒棒茶无叶无芽，一根三五厘米长，形似细棒。在筲箕里摸一根放嘴里仔细品咂，除了木质的坚硬和香气，也有花果香。

其实早在孩童时代，我对这种老茶梗就已非常熟悉。那时茶季结束，茶叶并不着急去卖，每逢雨天，我们小孩子都要老老实实在地坐下来，随大人“赶”（拣）一种被制成“条茶”的绿茶。门板，竹匾，簸箕，大小小平展的器具都被支放在堂屋，半手工制成的形如银勾的条茶，小山一样堆放着。把里面刺眼的粗茶梗、老叶片挑拣干净，茶叶看上去纯粹又青亮，才算完成最后一道制茶工序。

“赶”茶看似轻松，实则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不仅眼睛要持续专注于眼前的茶叶，坐得久了，浑身上下不得劲，想要去野外耍玩的心更似油煎。然而“赶”完一袋，还有一袋，“赶”完今天，还有明天。日复一日，直到一个雨季结束，才会把一个茶季的干茶挑拣完。那大概是人之初接受到的最磨练耐力的一项枯燥的农活，以至于后来，我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应对生活和工作的种种琐碎。

彼时年少，不操心衣食，挑拣的老茶梗去了哪里，不是我需要操心的问题，只隐约记得有皖北人上门收购。兜兜转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挑拣的废弃的茶梗，会以另外一种身姿，在淮北平原与我相逢。我固执地以为，它分明就是当年亲亲的茶梗，从大别山区出发，从皖南山区出发，从古徽州出发，跟随隋唐大运河的风声涛声，流淌到临涣，带着先民和我们指尖的温度。事实上，淮北平原确实不产茶。他们的土地上，此时正是一望无际的玉米青纱帐。深深浅浅的绿色，排兵布阵一般。在其他季节，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也多生长着高粱、小麦、豌豆、大米这些酿造口子窖的原粮。故临涣的棒棒茶，过去基本都是来自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的祁门红茶、六安瓜片废弃的边角料。现在临涣棒棒茶的茶梗，也多取自大别山区六安瓜片和黄山祁门红茶的茶茎，也有云南红茶的茶茎。

三人一桌，五人一桌，老老少少穿着光鲜的亲戚一桌。一条古意苍苍的老街，一大早都是来喝茶的人。敞口的粗瓷碗，一把包浆的紫



砂壶，喝了续，续了喝，直把日头喝上中天，喝到西沉，喝到明月照古镇，还不忍起身。那青丝成雪，脸上皱纹如刀刻的，恍如罗中立油画里手捧粗瓷大碗的《父亲》，花一元钱，坐在老街的巷子当中，喝一天茶，听一天淮北大鼓，日子就被拉扯得悠远又漫长。

“咚咚咚锵”，十来岁就在茶馆唱大鼓，如今已花甲之年的周素芬被请进室内。芙蓉面，碎花衣，上一秒还笑容可掬，下一秒就温婉入戏：八月秋风冷飕飕，王二姐独自坐北楼。二哥南京去科考，一去六年不回头。王二姐，泪满腮，想二哥颠倒四季排。正月上街买樱桃，二月重阳菊花开；三月牛郎鹊桥会，四月寒霜覆青苔……

滩溪方言，一唱三叹，一鼓一板托住“王二姐”的绵长相思，字字深情，句句泣泪。说最好的文学语言，就生长在民间的酒肆茶巷间，也不为过。

唱完淮北大鼓，又应邀唱拉魂腔。中国人，红尘男女，总是重情重义，难免满腹惆怅，就诞生了这些贴近日子的民间腔调。师兄赵晓的柳絮银铃碎玉般甫一响起，周素芬立即端起身架，起调子，翻高音，拖长腔，与琴声缠绵唱和，步步呼应，听得人心头阵阵发紧，恨不得伸手去接住那细长上扬的悲腔……

茶汤暗红，醇厚，一碗热茶下肚，熨帖，暖胃，消食，五脏六腑舒泰。续茶的朋友好本事，把茶倾倒至超出杯沿，那层薄薄的水膜在光影下微微晃动而不外溢，直说不是她的手艺好，是因临涣的水好。自古好水好茶的故事，莫过于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的“褰泉”，他称褰泉其色如“秋月霜空，睨天为白”，品之“第挹舌舐腭，过颊即空”。临涣这可以挂杯的古泉，不仅过颊即空，入口还有丝丝分明的清甜。据

说临涣棒棒茶在别处就没有了甜味，也没有了久续不淡其香、不减其红的品质。临涣古镇曾有回龙泉、金珠泉、饮马泉、龙须泉四眼泉水，因岁月变迁，三眼古泉埋没于地下，一泉没入浍河，现在仅余回龙泉的地下水层没有断流，今人凿了深井取其泉用。今天老街二十几家老茶馆的棒棒茶，用的就是这一脉回龙地下水。捧碗啜饮，思量自公元605年，隋唐大运河贯通临涣，南方山区客商把饮茶习俗带入淮河平原，已历经一千四百余年。临涣茶文化的兴盛，迄今也有600余年。纵然眼前运河断流，古泉埋没，仍有人长途役役来此喝茶，听戏，接续着古老中国的习俗，仿佛祖先的生活从未停止。

在临涣，茶馆的功能还不
仅仅是慢条斯理地喝茶。全国的
茶馆很多，恐怕没有哪一地
茶馆有临涣“到茶馆说理”
的文化浓郁。古镇因水而兴，自
隋唐大运河凿通渠成，临涣唐
代便有了茶馆，明清时兴盛。
百姓遇纠纷，自古就有“不去
衙门去茶馆”的习惯。现在，濉
溪把这份传统习俗与调解工
作巧妙融合了，“有理去茶馆
说”，也是古老中国习俗创新
传承的一种。茶馆有博古通
今、出口成章的全国模范调解
员王士宏，可谓“高手在民
间”。个头不高、点子十足的
王士宏别出心裁，在临涣创设
了“一杯茶”调解法，组织新老
乡贤，包括唱大鼓的周素芬在
内，成立临涣茶馆调委会，对
乡亲间的纠纷“闻风到”，算
是把茶文化与调解工作进行了
升华。他们的一杯茶调解法，
深谙人心，从以茶暖心、以茶
说人生、以茶述纠纷、以茶找
支点、以茶拆面子、以茶置梯
子，直至以茶达成协议，都是一
茶为媒，年复一年，让乡里乡
亲化解心头淤塞，重修于好。

如此说来,我们当年废弃的老茶梗,除了饮用,还在另一片土地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路过菜场

吴 婷

早晨7点，太阳已然耀眼。晨跑完，步行回家，路过一个市井小巷，两边都是菜摊。有门面房的，菜放在半人高的木板上，卖菜的老板坐在椅子上熟练地称菜，门面的空隙里，一些菜农直接把菜放在地上，大多是老人家，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筐里是各种蔬菜，小而泛青的西红柿、大小不一的桃子、长得不好看的茄子，都是自家种的。他们坐着或蹲着，整个人和菜筐像长在地上似的，那是一个低矮世界。买菜的人直着身子，低头看菜，蹲下来挑菜，和菜贩讨价还价，电动车的喇叭盖住了脚步声，但盖不住说话的声音，买菜的和卖菜的都喜欢闲聊，聊着聊着声音就上去了，这些声音被太阳照得像要爆炸的气球，把整条巷子充得鼓鼓的。

有两个老人，分别坐在路的两边，不买菜也不卖菜，他们显然过了买菜和卖菜的年纪。一个大爷方脸圆眼，瘪着的嘴巴里牙所剩无几，他没有说话，他是安静的。另一个大爷长脸，脸上的褶子比头发多，他似乎还没睡醒，头一下一下往低处垂。两人隔街坐着，不对望，不交谈。

买菜的人和卖菜的人把他俩分开，他们看着这些人，或许也没看，就这样坐着，很像是夏日清晨或傍晚，坐在家门口乘凉。“乘凉”这个词现在的孩子不知道是否能明白，几十年前，那会儿家里都还没空调，有的人家电风扇都不一定有，天热就要乘着自然风让自己凉快些，所以在没有太阳的早晨或晚上，坐在室外吹吹风，被称为乘凉。

我今早碰到的两个老人就是这样坐着乘凉。等到了冬天，他们或许还是这样坐着，晒太阳。他们的背已经无法坐直，眼神也难以聚焦，像在回忆过往，也像在等待什么，那是一种被动的等待，是等与不等，都会到来的结局。

坐着不动，时间也会带着他们向前。我奋力奔跑，时间也是向前。

此时，卖菜的在用自己的劳动挣钱，买菜的在为一日三餐费神，两个不用卖菜也不用买菜的老人就这么干巴巴地坐着，而我，一身疲惫满身热汗气喘吁吁地路过他们。

我今天跑步很吃力，先是跑了一公里，后来看见一个奔跑者以很标准的姿势从我身边跑过，脚步有节奏地迈出，整个人轻快向前，像只兔子，我跟着他从大坝上跑到下面的小道上，路边的树枝叶繁茂，撑出一片阴凉，石拱桥搭在河面，就是家乡的样子，我惊喜地发现粉红的荷花探出头来，我调整呼吸，脚步就慢了，没能跟上前面的跑友，自己跑迷了路，忙着找方向就跑不快了，停了几次喝水，感觉呼吸困难，想放弃，最后还是强迫自己放慢速度坚持到了十公里，立刻按表停下，一步都不想多跑。在看见这两位老人时，我的疲乏让我有些忧伤。

我开始怀疑我跑步的意义，是为了更快地向前还是为了让路变长，又或许没有那么多意义。人生像一个盒子，我们不停地往里面扔东西，总得要把它塞满，等老了，发现两手空空，没东西往里塞时，就只剩下坐着等待。

穿过拥挤的人流和各种带着泥土的蔬菜，身后菜场的声音慢慢淡下去，太阳依旧很烫，脑袋有些沉，我拖着酸胀的双腿，一步一步，向前。

